

An Initial Research on Mahua Natural Writing: A Case Study on Tian Si

Seng Yan Chu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 &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The poems of Tian Si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ioneer of ecological poems. His poems show his concern about the crisis in natural and in mental ecology under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commercialism.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a seri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his poem from different styles of expression,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deforestation, species crisis, soil erosion, miscellaneous pollution, smoke and haze disaster, mangroves atrophy, apes and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marine life, insects ravaged ecological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is nature writing poems express his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eal for the respect of life, ecological ideal of returning to nature, as well as introspection on mental ecology with anthropocentrism, all of which highlight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on natural ecology, in hopes of arousing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harmonious nature.

Keywords: Tian Si poem nature writing ecology harmony

马华文学的自然写作初探——以田思为研究个案

孙彦庄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摘要

田思之诗，是马华生态诗的首航。其目光聚焦于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此文探讨他的一系列生态诗，从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的层面，以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森林被砍伐、物种危机、水土流失、杂讯污染、烟霾灾害、红树林萎缩、人猿与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胁、昆虫肆虐等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在大量的生态诗歌中，田思诠释了敬重生命存在的生态审美诉求、回归自然的生态理想、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精神生态反思等丰富的生态审美蕴涵，凸显他对自然生态的独特理解与诗性智慧，旨在唤醒人类对和谐自然的向往之心。

关键词：田思 诗 自然写作 生态 和谐

绪论

自然写作 (Nature Writing)，泛指一切以自然为对象的书写，乃对自然界生物 / 生态、自然现象、自然景物、自然环境等作出写作和思考。不似台湾兴起于约 20 世纪 70 年代对自然写作这一领域的专业投入，马华文坛对自然环境和生态保育观念的探讨显然未达至共识，甚至对有关保育问题的注目、关怀和批评也是兴味索然。这无疑和政府、知识份子或学院体制对提倡环保意识、灌输保育工作的重视和呼吁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然而，作家对自然的审美感悟，尤其因为自然界在经济开发下严重受到破坏之际，他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逐渐发出抗议，进而藉文字提出控诉、反思和呼吁。这些作家多因本身曾有参与生态观察的经验，或者因工作身居其处，加上自身的专业知识而对环境保护有所感怀。马来西亚原是个森林之国，国家发展需要土地资源的开发，整个原始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生态难免遭受横祸，作家（也是知识份子）因此不得不发出呼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国家土地作出省思。

马华文学中自然写作一环绝对有长足发展的空间，一方面有必要体现和落实作者从美学和道德角度来宣扬保育意识，另方面基于环保俨然已成为全球极关切的课题，更需藉文学来教育广大群众有关的保育行为。马华文学的写作人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近几年来，随著世界各地的环保单位和研究人员的推动，积极提倡环保意识，环保文学遂成为书写的一个重要领域，论者一般将这些投入自然观察、写作自然生态行列的书写称为“自然写作”。

马华文学在这个领域上的努力近几年来略见眉目。丰富的天然资源，无疑给马华写作者，尤其是在地书写者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写作场域，这当中又以砂拉越的自然写作者尤其重视之。¹若再以各文体对此写作领域的开发观之，目前应是诗歌和散文不分上下，小说则较少。²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一书已针对马华文学各文类中的环保写作进行深入探索。³此外，孙福盛也在《雨林急鼓——倾听婆罗洲雨林的心脏》中探索了不少砂州和沙州写作人在绿色文学的有关表现。⁴

马华自然写作中，以砂拉越华文文学（砂华）的较多。这主要是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北部，又分属沙巴和砂拉越，其于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原住民、动植物生态等各方面都是有待开发的文学资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梦羔子的《田园散记》⁵、林离的《浮水印》⁶等，《浮水印》更是直接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环保意识。2002年，田思提出“书写婆罗洲”概念，加上大将出版社配合出版“婆罗洲系列丛书”，马华自然写作显然渐成气候。

¹ 马华文学“自然写作”的研究由钟怡雯首开先河，可参考她两篇重要的论文：钟怡雯，〈忧郁的浮雕——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收入陈大为、钟怡雯编，《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页305-317；钟怡雯，〈论砂华自然写作的地视野与美学建构〉，收入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203-246。此外，这方面的专书研究有：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

² 田思对马华文学不同文体所承载的环保课题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就近十年来所出现的马华文学作品来观察，其中涉及环保课题的，在数量上以散文和报告文学最多，诗歌居次；而小说中带有环保意识的，似乎只有寥寥几篇。原因是环保危机往往与社会上的功利主义，特别是政府与大财团在推行发展计画时大量开发土地和资源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牵涉政策与利益问题，有些时候环保甚至成了一个敏感的课题，不便公开触及或批评。散文与诗的创作大多是直抒胸臆，或是以小见大，暗藏褒贬。但小说作者必须有理性的观察与省思，又需有感性的笔调，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故事，把有关环保的东西衬托出来。”参考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页25。

³ 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

⁴ 孙福盛，《雨林急鼓——倾听婆罗洲雨林的心脏》，吉隆坡：大马福联会暨福建会馆，2009年。

⁵ 梦羔子，《田园散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3年。

⁶ 林离，《浮水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年。

砂华作家们的努力在马华文学的版图上已自成系统⁷，而如果要对马华自然写作有更全面的探讨，砂华作家必然是其中不能忽视的群体。尽管“书写婆罗洲”并不等于“自然写作”或者“环保文学”，砂华文学中有不少作家确实有心于“雨林”写作，从山水田园中逐渐延伸到自然环保，从热带草木到雨林生态，乐见此领域展现其乐观积极的发展空间。在诗歌方面，砂华作家群中就有田思、蓝波、沈庆旺、李笙、万川、田风、雁程、蔡羽等，以书写雨林著称，且成绩斐然。⁸本文兹以田思作一粗浅的探索，尝试构筑马华诗歌领域上自然写作一环。

田思之诗：马华生态诗的首航

田思，原名陈立桐（应桐），马来西亚著名诗人。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省。他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并在马大中文系考取硕士学位，研究“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除了研究，他从1990年代最初几年就创作了一系列生态环境诗，从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的层面，以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森林被砍伐、物种危机、水土流失、杂讯

⁷ 目前砂华写作较为有系统的著作可参考沈庆旺，《雨林文学的迴响——1970-2003年砂华文学初探》，收入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页600-639。

⁸ 田思有关环保的诗多收录于田思、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9年；蓝波诗集，《变蝶》，诗巫：中华文艺社，1999年；沈庆旺诗集，《哭乡的图腾》，诗巫：中华文艺社出版，1994年；晨露、万川和雁程有诗合集：《拉让江，梦一般轻盈》，诗巫：中华文艺社出版，1993年；田风有不少环保童诗，可说开创了马华童诗另一新领域，而且成就非凡。例如：〈山最爱漂亮〉、〈河〉、〈月亮倒影〉、〈树荫〉、〈年轮〉、〈水坝〉、〈风〉、〈绿衣裳〉、〈捉迷藏〉、〈汽车〉、〈拉让江〉、〈上游伐木〉、〈垃圾桶〉、〈黑带子〉、〈洗澡〉、〈新屋〉、〈工厂〉、〈鸟〉、〈爱时髦〉、〈二氧化碳〉、〈臭气层〉、〈森林铲平〉、〈海和天〉、〈油渍〉、〈搬家〉和〈萤火虫〉，均刊载于《星座》文艺副刊，23/11/2008。

污染、烟霾灾害、红树林萎缩、人猿与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胁、昆虫肆虐等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秉承着乐于与自然交融的文化传统，田思对于自然的感受相当自觉。与自然亲近的他，敏锐地体察到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所产生的尖锐矛盾，表现了他对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的深度关切和思考。

田思的诗作强调将个人的小我与群体的大我相融合，主张诗人是在俗世中寻找自我的真实，在大我中寻找小我的价值，在大自然中寻找人与环境的和谐。⁹朱立立在评析田思的诗作时，曾经形象地指出：田思对故乡、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热爱，犹如永恒波动的海潮。¹⁰作品的附记除了有一些生态状况的诠释与环境污染的举例，在诗中也不乏一些艺术触角的伸展与理性思考的发掘。这些精短、凝炼之作，常常给人以深刻的顿悟。

每年的4月22日即“地球日”，1970年由美国人Gaylord Nelson所宣导，其宗旨为唤醒世人爱惜地球。田思写了一首诗〈地球日〉，来显现他对地球的关爱。从首两句“年龄约46亿岁／生日或于4月22日”，读者可以领悟到，诗中一个患上柏金逊症而被子女遗弃在宇宙老人院的老人，是田思用拟人化手法刻画的地球。此老人：

因吸烟过多绿肺生癌
仅靠破洞的臭氧层苟延残喘
老者严重脱发皮肤龟裂
血管阻塞体温不断上升
排泄失禁脾气乖戾
已患上柏金逊症¹¹

⁹ 田思，〈田思诗观〉，见《给我一片天空》，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5年，页60-61。

¹⁰ 朱立立，〈写在读者心版上的人格芬芳〉，见田思，〈给我一片天空〉，页111-123。

¹¹ 田思，〈地球日〉，见田思、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9年，页41。

看到人类消耗掉其地球母亲经过数十亿年演进才创造出的各种资源而造成严重破坏，田思在诗中呼吁“如有子女顾恤养育之恩，请至宇宙老人院探亲”，并在地球日当天，“栽种绿色植物一株以表报答的心态”。¹²显然的，他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看到人类对地球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他呼吁人类关注自然保护及恢复生态平衡，以期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共存的和谐。

1998年4月16日，国际动物福利基金组织公开一卷加拿大猎海豹的录影带，虐杀海豹的画面，令人惨不忍睹。过去，出生不到两星期的小海豹被大量猎杀，以剥取白色毛皮，使海豹一度濒临绝种。估计这一年有28万5千只海豹会被猎杀，部分海豹鞭则卖到国外。¹³田思怀着为海豹请命的使命和对人性贪婪的憎恶，于1998年4月23日写了〈地球是一只大海豹〉。他由海豹的毛皮联想到覆盖地球大地的植被，于是以形象的比喻来刻画这沾满血迹的罪行：

谁说不是呢
地球就是一只大海豹
它被剥去一层绿色外衣
只为满足野心家们膨胀的欲望
还要榨取它皮层下的石油
去昂奋那些肆意蹂躏处女林的机器
一如崇拜海豹鞭的文明人
把一只只雄性的海豹阉割¹⁴

从海豹面临的危机，诗人把关怀的视野拓展到全人类的生存前途

¹² 田思，〈地球日〉，《含泪为大地抚伤》，页41。

¹³ 田思，〈地球日〉，《含泪为大地抚伤》，页43。

¹⁴ 田思，〈地球是一只大海豹〉，《含泪为大地抚伤》，页42-43。

和归宿的思考。他着眼和着力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关爱人类的精神延伸至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他呼吁人类要爱护环境，毕竟这个地球是万物同住的，凡有生命的都有权利。然而，强烈的我执令人类忘却了古训：暴殄天物，将受天谴；自我膨胀，无异自取灭亡。¹⁵何乃健认为，田思于字里行间含蓄地昭示：当大自然中的珍贵资源被人类挥霍耗尽之后，贪得无厌的人将蓦然惊觉，他们的世界，宛若“转动着的地球仪”，被高贵的淑女以“纯白幼海豹毛皮缝制的裘衣”顺手披盖其上之后，开始天旋地转，而“整个地球仿佛在海豹皮下簌簌颤抖”。¹⁶

海洋污染造成的生物生存危机，也是田思所关怀的。世界上许多沿海地区的港湾与河口，现在已受到高度的环境污染，海洋生物正面临严重的威胁，马来西亚也不例外。田思获知马六甲海峡中的一只小海豚，由于海洋环境受到干扰与污染，加上邻国偷渡客频频侵入海域，水警巡逻艇高速游弋，结果迷失方向而不幸浅搁在柔佛州的沙滩上。为此，他写了〈豚殇〉来哀悼这只“跃不过命运中最后的高栏”的小海豚：

.....

默默地
默默地阁下瞳孔中残余的蔚蓝
世纪末的风吹着葬歌
葬你于坦露的海滩
如一座小小的坟¹⁷

身为地球上的一分子，我们应该让各种生物各得其所而生机无

¹⁵ 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浅介田思的环保诗〉，《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15。

¹⁶ 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浅介田思的环保诗〉，《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15。

¹⁷ 田思，〈豚殇〉，《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82-83。

碍，但人类藉开拓与发展，对于自然生态反加践踏而横施污染。这种对现代社会文明与野蛮的反思，体现了田思诗作在视野上的拓展：宇宙万物，同生同存。不少生态学家预言，海洋如果继续受到污染，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将窒息死亡。如果人类继续漠视生物的消失，未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则会成为人类命运的谶语。因此，在此诗中，田思从海豚的悲剧进一步探讨人类的危机。“瞳孔中残余的蔚蓝”象征地球上的净水面积已逐渐萎缩，豚尸在沙滩上拱起的“一座小小的坟”则象征了当人类面对净水消失时的绝望感，令人惊叹。

此外，田思阅读了有关砂拉越的海龟局的报导，获知海洋环境的污染造成砂州的海龟生殖率已明显下降，秉着内心对海龟深沉的同情，写下〈海龟的泪〉：

大海将迎我
以万顷抚慰的柔波
还是窒息的油污与垃圾
我知道海水是咸的
因为渗着龟族母亲的泪¹⁸

这首诗共有七节，刻画海龟的生命历程。从海龟母亲“千里泅归”，只为在原乡沙土上诞下小海龟温热的生命开始，海龟经历“不休不眠的跋涉”坚韧地奋进，一直到抵达大海那一刻。然而，迎向海龟的却是被污染的海水。海水咸，只因为“渗着龟族母亲的泪”。此诗显示田思在进入自然观察的开始，就注重来自心灵深处的同情、反省、思考，把对自然的关注同对社会问题的观照并置，并力图呈现其中症结所在，引发读者深入思考。

除了描写环境恶化造成动物生存问题，田思也为读者展示了

¹⁸ 田思，〈海龟的泪〉，《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88-89。

大量树林消失这令人震惊的环境恶化事实，诗人的忧患与焦虑跃然纸上，〈红树林哀歌〉就是一个实例。生态学家麦可马士德拉（Michael Mastaller）长期研究热带的红树林，撰写了一本叫《海陆间被遗忘的森林》的书。该书透露：由于人类改变土地用途，红树林日益减少。1980年全世界有4千万公顷，至今只剩下1千900万公顷。大部分的红树林被开发成海浦地、工业区、港口和养殖场。红树林的被破坏，造成生态失衡与环境戕害的深远影响。¹⁹因此，在〈红树林哀歌〉内，田思以拟人化手法，刻画一场环境浩劫：“在那大口大口吞吃着土地”、“又大口大口呕吐着废物”，并且“咆哮如雷的机器蹂躏下”，造成“泥滩节节败退”，红树林因此而“日渐萎缩”，“终于含恨随着大海逝去”。此外，诗歌也描写了红树林萎缩带来的无数的后遗症，除了“潮汐不再垂顾”，其它生物也面临危机：“……/鱼族贝类从此绝灭/昆虫飞走了/水鸟消失了/而那热带雨林的生命秘密/永远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²⁰

除了导致地球生态濒临失衡和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也急剧地改变着地球和威胁着地球上的物种生存，包括人类的生命。对此，田思开始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指出科学虽有效，但其功能不是无限的，盲目地推行科学主义将把人类推向黑暗的未来。此外，文明所创造的便利性，事实上间接使人的心智矮化，使他们追求并满足于生存在脆弱的现代化生活。

在〈林族悲歌〉里的悲愤、叹息、及情绪稠密的文字，则是田思瞭解大马自然与本土的历史，所深刻领略的沉郁问题。因为看得深、感受得够深切，所以对绿色森林被“屠杀”而胆颤心急，不断地感叹，代表了留住雨林的刻不容缓。田思运用比喻、象征手法，来呈现所描写的物件，并将之建立在作者对描述物件的知性理解上。他到过实地后，整理相关环境资讯，将其融入主

¹⁹ 田思，〈红树林哀歌〉附记，《含泪为大地抚伤》，页102。

²⁰ 田思，〈红树林哀歌〉，《含泪为大地抚伤》，页101-102。

体感受与文学性笔法中，借着此诗，抒发作为一个生灵对于森林的失去所蕴藏在内心中的真诚感受。

此诗充满了诗人澎湃的情感，以一个目击者的视角描写砂州森林的尊严受到玷污。田思巧妙地运用转化修辞，使诗的内涵与意义深刻地刻画在读者的脑海中，进而引导读者关注生态自然及环保问题，全文的意旨互相映照。钟怡雯认为这三句诗具体而形象的控诉非常迂回，令人思考再三：

鱼鳃搁浅的锯屑上
被链牙咬剩的树桩尖刺
把天空呛得咳嗽不止²¹

第一行从平面视觉开始，描绘河流乾涸，雨林遭滥伐的景象。“锯屑”象征树林消失，只剩锯木留下的锯屑，失去河流的鱼只能在锯屑上苟延残喘。第二句则把视觉从平地往上延伸，“被链牙咬剩的树桩”再一次强调第一行的雨林遭滥伐的残景。²²

几篇从这角度思考的诗歌，说明田思扮演了一个客观冷静的观察者，自然则是所观察的一个客体，以及提供读者省思的根源。诗歌道出森林的伤口正日益扩大、糜烂，提醒人类唯用态度所带来的伤害。人类应该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弭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沟渠，并重视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这个观点正如美国生态之父阿道·李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以生命、以生物群聚为出发点的环境伦理，来颠覆推翻人类狭义利益的土地利用观，承认自然环境中其他生命也有健康生存的权利。”²³

²¹ 田思，〈林族悲歌〉，《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105。

²² 钟怡雯，〈论砂华自然写作的在地视野与美学建构〉，收入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页 233-234。

²³ 参见阿道·李奥波德，费张心漪译，《砂地郡历志》，台北：新环境杂志社，1987 年，页 214。

此外，1997年发生于印尼的猛烈林火，焚毁了八十余万公顷的热带雨林。这场旷世大火扬起了铺天盖地的烟霾。在砂拉越州内，霾害造成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可见度减低至50公尺。²⁴田思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两首以烟霾为主题的诗。他在〈霾灾〉与〈霾害〉中揭示了空气污染的程度，隐含了空气污染的肇事者，并暗示了空气污染的严重后果。

在〈霾灾〉这首短诗里，田思将烟霾比喻为蝗虫，“把纯净的蓝天/一下子啃光”。²⁵此写法很贴切，毕竟蝗虫是一种危害严重的农业害虫，人们将之与洪水、干旱相提并论，称为“蝗灾”。肯定的，烟霾如蝗虫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带来负面影响。〈霾害〉则是田思在某个因霾害严重而呼吸困难的午夜完成的，诗中以地球“决定摊开所有的伤口”来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控诉”为首段，反映出诗人对无休无止的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困惑和隐含的愤懣情绪与危机感。其中一段看出田思对浓烟弥漫天空的景象更是忧心忡忡：

那些幸存的绿树
在土地被肢解与焚烧的
呻吟声中
决定展开一次最长久的罢工
把碳酸气还给驾驶者
把工厂废气还给厂家
把垃圾熏臭还给垃圾虫
把病菌还给人畜²⁶

诗的题旨虽然是含蓄的，但也不难发现他带出驾驶员、厂家、人

²⁴ 参见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浅介田思的环保诗〉，《含泪为大地抚伤》，页18。

²⁵ 田思，〈霾灾〉，《含泪为大地抚伤》，页122-123。

²⁶ 田思，〈霾害〉，《含泪为大地抚伤》，页121。

畜的为所欲为，恣意造成环境污染。此段如一面映象现形的镜子，折射了当今的种种“污染源”，导致在大量砍伐树林下而幸存的绿树“展开罢工”。罢工，在这里不是一种反抗，而是一种无助。只因，植物没有能缓冲外界的影响的循环系统，过浓的烟霾，造成植物受高浓度大气污染物的袭击而受到伤害。植物罢工，蕴藏了田思的忧患：污染不仅是资源的耗竭，而且是对人类健康的侵害，毕竟人类需要植物的氧气。因此，肇事者是人类，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人类。诗人对绿树的尊重，代表着他所有生命及自然物的尊重，从中凸显了生态诗歌“敬畏生命”的信仰和捍卫大自然权利的坚定立场。

除了以上两首诗，田思的〈今年的化妆舞会你来不来〉则以轻松的笔调来道出烟霾对清澄空气的侵蚀与扼杀。诗中写出一场“闹哄哄化妆舞会”由荒谬派大师厄尔尼诺当导演，所有岛国的子民全戴上白嘴鸟式的口罩。此外，他也写了：“一忽儿是飞机情不自禁地接吻 / 一忽儿是轮船擦身而过的劲舞”²⁷。句句看似轻松的诗句，实际上几乎都包含废气对人的危害以及人们悲愤无助的心态。

这首诗事实上是描写导致印尼烟霾深锁的厄尔尼诺效应，也是无限量的开芭焚烧和森林野火造成的后遗症。同样的，诗歌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当儿，也对其根源进行了探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的利益中心论，指向虚妄支配、控制及掠夺自然的发展观，并开始质疑科学技术论的可信度。在诗中，诗人以“一个季度的表演 / 你捞走了 7 亿 9340 万元的‘作秀费’”来比喻烟霾造成的损失是多么的庞大。这种写法，是出于诗人对这个世界的前景超前的忧患意识。

²⁷ 田思，〈今年的化妆舞会你来不来〉，《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126-127。

结论

以上的诗显示田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精神，揭示了工业革命和人类的恶性循环。他是观察者，自然界是主角，每一处的微妙变化都牵引着他的心思。他也是感悟者，既“感”且“悟”，追求与自然进行精神与心灵上的交流，感叹于现实，顿悟于自然与人的共存关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审美感悟和哲学理解，才会大量出现这些想像和哲思。他的环保诗似乎都在提醒人类：需从内在规律探索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衡量人类活动的标准，这是致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立足点。大自然与人类的生态是相依附的，唯一能够延续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法就是有效地守护大自然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保护环境，实际上也是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毕竟，人类要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首先必须做到对生态系统负责。

参考文献：

- 阿道·李奥波，费张心漪译，《砂地郡历志》，台北：新环境杂志社，1987年。
- 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林离，《浮水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年。
- 梦羔子，《田园散记》，砂拉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3年。
- 孙福盛，《雨林急鼓——倾听婆罗洲雨林的心脏》，吉隆坡：大马福联会暨福建会馆，2009年。
- 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
- 田思，《给我一片天空》，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5年。
- 田思、何乃健，《含泪为大地抚伤》，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9年
-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